

布衣文丛 周太○主编

2006年最曲折离奇、最铭心刻骨的美丽童话。
但，它就发生在你身边……

爱的 童话

AI DE
TONG HUA
情感的历程

张宏雷○著

天涯寻花应无数，芳香却在小城深处！
写大别山风土人情，游大别山明珠天堂寨！

沈阳出版社

布衣文丛 周太○主 编

2006年最曲折离奇、最铭心刻骨的美丽童话。
但，它就发生在你身边……

爱的童话

AI DE
TONG HUA
情感的历程

张宏雷◎著

天涯寻花应无数，芳香却在小城深处！
写大荆山风土人情，游大荆山明珠天堂寨！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的童话：情感的历程/张宏雷 著. —沈阳：沈阳出版社，2008. 11

(布衣文丛/周太 主编)

ISBN 978 - 7 - 5441 - 3739 - 3

I. 爱… II. 张…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2634 号

出 版 者 :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印 刷 者 : 北京明兴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60mm × 230mm

印 张: 60

字 数: 960 千字

出版时间: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 峰 夏景军

封面设计: 李 峰 秋 阳

版式设计: 秋 阳

责任校对: 邵 萍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 - 7 - 5441 - 3739 - 3

定 价: 90. 00 元



作者简介

张宏雷，男，六十年代出生干部家庭，中共党员，马克思主义者，中专学历，下过乡、入过伍，1979年参加工作，一直在机关供职，做过办公室、工会、计划生育工作，现从事企业管理。多年来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学、历史、社会学研究与创作。出过诗集《让面孔呈现面孔》（合集），有多个作品入选取相关书刊。《先锋哲学》是第一本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笔记。

笔名木雨、情感王子，自由撰稿人，皖籍霍山人，1984年在《安徽文学》《诗歌报》《安徽日报》《芒种》《诗歌报》《自由诗篇》《当代小说》等发表作品并被收入相关书集。2002年开始网络原创，为《自由诗篇》总版主编辑、《仙湖文学》编辑，安徽省延安文艺、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六安市文联和作协会员，霍山县《小南岳》文学社秘书长，现在交通部门供



策 划：中国五优网

责任编辑：李 峰 夏景军

特约编辑：傅保瑞 宋凯峰

封面设计：李 峰 秋 阳

《爱的童话》

即使有一百个人一百次夺走你的情人，可她（他）最终还是回到你的身边来了，这就是爱情。

——题记

本书以雨与禾的恩怨爱情为主线，成为一个冲破传统与现实的纯情奇情故事，兼述了美好的友情、亲情与人情世故。雨，一个而立之年的大龄青年，是小城小有名气的诗人。结识的佳人美女也不少，经人介绍认识的五花八门的姑娘更多，排起队来快有一个连的人了，却没有一个让他相得中的，经了一系列的友情，最终认识了童年的同乡禾而子立即坠入情网。小说以大别山区的风土人情为背景，既有超时代精神又有浓厚的乡村气。语言清新明快，叙述抒情时而让人沉想，时而使人兴奋，更令人回味想入非非，是当代少男少女恋爱的向导。

目 录

1. 友缘	1
2. 面对一把硬币	4
3. 站长	7
4. 天池里的红娘	9
5. 不是约会的约会	12
6. 办公楼上的单身男	16
7. 回家	18
8. 小雨的恋情	21
9. 情人的“小玩偶”	24
10. 采风的文朋诗友	27
11. 念着情人上路	38
12. 顺风晕车的一程	43
13. 与白马王子同行	50
14. 天顶飞松万重景	64
15. 让我俯下身再吻你一次	68
16. 走出夏天里的冬天	71
17. 洪荒大撤退	79
18. 为了河堤也为了情人	87
19. 大堤上的巧遇	94
20. 都有一颗年轻的心	95
21. 高庙河你来自何方?	101
22. 那个奇迹盛开的时候	108
23. 逛过星期天的街	118

24. 光荣负伤的妈妈	123
25. 花生地里的姐妹	131
26. 秋天里的晚餐	140
27. 陈旧的新居	148
28. 曲项交织的白天鹅	156
29. 辉煌的星空	165
30. 远方的担忧	174
31. 定情九桠树	180



1. 友缘

深秋，锥子山上的烈士墓地格外荒凉，唯有阳光照在身上，才有了一丝暖意。

一身咖啡色夹克衫的雨，斜靠在一座朝西北的墓碑上站了许久，视线落在远处。

一位男孩突然出现。雨收回挡道的腿，未曾抬头，只是等待着男孩的离去，却不想他只是站在他的脚边，并从怀里掏出一包阿诗玛香烟，抽出一支叼在嘴里，另一支则丢在雨随意摊开的书本上。

雨抬头打量着这个男孩，这是一个个头不高却很结实的男孩，从对视的眼中，雨觉得他是个单纯的小家伙。

“你是学生吧？怎么在这里？”雨装模作样地将烟叼在嘴里，望着男孩问道。依稀记得墓地北面正是一所中学。

男孩只是淡淡地扫了雨一眼，“啊，我对数学不感兴趣”。说着习惯性地为雨点起了香烟。

“于是，你就一个人逃到这儿散心？”

男孩望着雨，神色有点古怪地说：“你早就发现我了？”

雨点点头算是默认，随后示意男孩坐下。

“你是不是失恋了？”沉寂片刻之后，那个男孩开口了。只是这落下的话语，令雨微微吃惊地望着他的眼，不言一语。

也许是得不到雨的回答，男孩有点担心地开口，“你是不是生气了。”

“哦，没有。”收回刚才的失态，雨淡定地说道。





“女人是祸水。”不知为何，男孩脱口而出的却是这话。

“你恋爱了？”雨望着男孩，等待着他的回答。

男孩没有正面回答雨的问题，“家人都说我不懂爱，那么，你能告诉我什么是爱情吗？”

雨淡淡一笑，“爱情就是把妻子赶出门，然后打开窗子拉情人进屋。”

男孩似懂非懂地望着雨，开始讲述关于他的爱情。男孩的爱情很简单，只是一份纯纯的爱慕，这些在雨的眼中，只不过是学生为了逃学找的消遣。

在男孩停下他的故事的时候，雨也简单地告诉男孩关于他的故事。

“是吗？”

他半信半疑：“我帮你去找她谈谈去。”

“傻孩子。这年头没钱没地位，一切免谈。”

“我不想上大学。”

“为什么？”

雨对于眼前男孩的激愤有点好奇。

“找个工作，多挣些钱帮助你。”

“呵呵，有这份心愿这就够了。”

雨轻轻地拥着这个可爱的男孩，泪就那样滑落了。

“你怎么哭了？”

“没有呀。”

雨慌忙地擦着眼角，绽放一丝笑颜。

“看得出你活得一定很沉很累。”

男孩的轻声呢喃传入雨的耳内，化作感动，唇就那样印上了他的

额际。他,感谢他的理解。在这份理解下,过往的一切不如意似乎都不重要了。



雨双手抱着他的头,把烟吹进他的发丛,用冒烟的嘴在他的额头吻了一下,作为他对自己理解的一种回报,人生的失意与生活的磨难,使雨不会因为得到什么爱物而欣喜若狂的。





2. 面对一把硬币

雨每周都要收到一封信,接着是寄出一封信。零星的杂事本来就够多够烦人的,加上文学社团的自动解散和自己成为异己,便很少有人与之频繁交往,况且大家各有各的事,各有各的家庭、情人,对往日的文朋诗友在形式上自然要疏远。每当下午之后或中途有空除了去大河滩或螺丝台散散心,更多的是往书店钻,《诗歌报》《清明》杂志,一直是他如期而约的好朋友。

书店的下午,雨正伏在玻璃柜台上翻阅一本期刊,一位农村模样的学生落座在他的身旁,翻看一本星星诗刊。乱糟糟的头发,朴素却带着灰尘的外衣,想必是来自工地的。只见他捧着那本诗刊看了下价格,随后掏出一大把硬币放在柜台上清点着,数数似乎不够钱,随后再往口袋掏掏,结果只拿出一枚五分硬币,犹豫着又将硬币放回口袋,红晕爬上脸颊,额际却已经布满细汗,“对不起,我不买了。”

“一毛钱都没有呀?”

女营业员望着他温柔地问道。他望了望柜台上的书,眼中是挣扎。

“这书我买了。”

雨将钱递给营业员,然后将书往他面前一推,“你很爱诗,这本书就送你了。”

他望了望书,又望了望雨,随后将身上所有的硬币放在柜台上,“我只有那么多,剩下的就当欠你的,以后当面还你。”

雨笑了笑,留下柜台上零散的硬币,准备离开柜台。



女营业员甜美地笑了，眼中带着一丝羡慕，“他是小南岳文学社的秘书长，不但喜欢诗，还发表过一些，你的运气真好。”

“请你帮我签个名。”

他捧着书，一脸期盼的望着雨。在他满怀期待的眼神下，雨还是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谢谢。”

收起得到签名的书，他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书店。

一个星期之后——

咚咚咚！雨正在操作打字机，忽然听见有人敲门，于是起身开门。望着眼前的少年，雨记起了他——那个偶遇的买书少年。

“打扰了。”

少年礼貌地微笑着。

“是你呀！来，到我房间坐坐吧。”

雨的脸上虽然挂着笑容，心底却纳闷着，为何他知道自己在这里工作。

雨领着少年来到自己的住处，示意他在沙发上坐坐，随后泡了杯茶递给他。

“这次来城里有事？”

“有个亲戚在新城，帮我找了份砌匠的活。来这只是顺道看看你。没有别的意思。”

“噢，了解。不过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我，我是从书店那位大姐那问到的，”他看起来有点紧张，“听人家说城里人比咱们乡下人难相处，不过我倒觉得您这个城里人很好。”

这话令他有点害羞地低着头。

“是吗？也许吧。你家住哪？”





“大沙埂玉树店，有时间欢迎你去玩，不过乡下不比城里。”

“其实在哪都一样！对了，你家住上瓦房了吗？”

“住了，是背账盖的，三间空房子，堂屋里就一张大桌子，一些农具。”

说着，他打量起下雨的房间。

“债慢慢还，有了住的才是关键。你家现在几口人？”

“六口。父亲种田，”接着若有所思地说，“姐姐们都结婚了。”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诗的？”

“初中毕业之后。那时在家闲得发慌，便找了书看，不过家里人不让我看书，每次都想着法子让我看不成。”他无奈地苦笑着。

“有意思，总有原因吧？”

“他们说看书是没有用的，还不如割草打柴来钱。”

“哦，这些事你平时在家都干？”

“当然。白天干活，到了晚上本想写点什么，却被姐姐把灯拉了，我想，她是怕浪费电吧。在家的時候，父亲干的一些活都不让我碰，说是我干不好会添乱。那时，我想在家里的山上种桑，家里人硬是不同意。”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雨只是静静地微笑着倾听他的故事。当故事结束的时候，少年掏出一把硬币放在雨的眼前。

“这个是欠你的书钱。”

“你收回去吧，我说过，那本书是送你的。这些钱你还是收起来吧，用它做点其他的事不是更好？”

说着，雨起身找了几本书递给少年，“给，我想你应该会用到的。”

少年望着雨手中的书，捧在怀里，一脸珍惜地望着雨，“谢谢！”



3. 站长

那天,雨收到了来自那位爱诗少年的信才知道原来他叫小青。收到信的雨,连忙给他回了信。在回家的路上碰巧经过相遇的书店便走了进去。那位女营业员见到雨,便将小青托她售卖一套书的事情告诉了他,并且给他看了小青写的一首诗。

看着小青的这首诗,雨赞赏地点点头。

大概在一个星期以后。静坐在屋内等着回信的雨,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那是一位站长,只可惜这个站长已经成了过去的代名词。

“雨,你说这科长对我这事,怎么就迟迟不下文呢?我已经等了很久了。”

站长显得很无奈。

“也许是科长想要点什么,曾经他问我借过钱。”

雨递上一杯热茶淡淡地说。

站长苦笑着说:“你看我几年没上班哪有那东西?现在是身无分文,在乡下还靠老婆养活……”

听他的口气似乎还有别的事情不曾说出口。雨只是听着,并不打岔。

也许是意识到雨的沉默,站长有点慌张,生怕雨因为他的打扰而不高兴,“真的很抱歉,也许我的到来打扰了你。”

原本三十几岁的站长,此刻竟然显得苍老许多,如同五十几岁的老者,那一份辛酸与疲惫在他的脸上显露着。

“没事。”





站长望着桌上的打字机，脸有窘色地说道：“小雨，其实我知道你忙，只是今天有点事想问问你。”

他还是开口说了。

“说吧，我听着。”

“其他站长下台后工作都是局里安排的吧？”

站长唯唯诺诺地将话说完，生怕雨会生气。

“是的。”

雨望着站长，淡淡而又肯定地给出答案。

“你的科长到底有多大？”

听得出，他是在询问科长的年纪。

“属鸡的，已经老了。”

“哦”，他半信半疑，“刚才我在他的办公室，因为审批的事情得罪了他，恐怕以后的日子会不好过呀。”

“这我知道，碰巧那个时候我也在场。不过你不用太担心，他也就再干三年而已。”

“眼下他有权，暂时得罪不起，但是我还是想起诉。”

“起诉？有事实依据吗？”

“你不知道？偷梁换柱，打击报复，逼死人命……”

雨会意地笑了一下，“你可要考虑好了，如果一次不成，就没了意义。”

“嗯。我还是回去再想想。”

说着他站了起来准备离去，“有时间到我家去玩。”

“一定。不过关于你那事，我建议你还是找局长，至于科长嘛，他只不过是个执行者而已。”

雨提醒道。

“嗯，谢谢！”



4. 天池里的红娘

早晨的天池的人总是络绎不绝。雨习惯性的走到唯一的摊贩处。

摊位此刻就两人在忙活着，一个是李师傅，一个是季师傅。

李师傅是位干事总爱丢三落四的人，不过为人却热情过度，感觉像个家庭主妇。他旁边的是总是笑眯眯的季师傅，三十出头的年纪，瘦弱的身子，尽管如此却是一个办事有条理的女人。

早点的生意，也就那上班前的个把小时，而此刻已经八点多，街面显得有点冷清。

“还没有吃吧？”季师傅望着雨亲切地询问。

“是呀。忙到现在。”雨无奈地回答。

“那坏事了，你最爱吃的菜包子卖完了。”她一脸歉意。

正在扫案板的李师傅忙插上一句：“哎呀有油盒子，吃什么不一样，肚子搞饱了就行了。”

雨笑了笑，接过点心盒子，吃了起来。

“你最近怎么不到我家去玩了？”

雨笑得有点尴尬，毕竟季师傅介绍的那个女孩子，他并不是不喜欢，而是怕自己耽误了她。此刻这一问，雨反而觉得有点不知所措。

季师傅会意一笑，“相不中其实也没什么，你就当认识多一个朋友。”对于季师傅的善解人意，雨感激地笑了笑。

碰巧来了客人，季师傅忙说，“你等一会，我有话对你讲。”

等到季师傅忙完后，又来到雨的身边继续了刚才的话题，“实在不行，我再帮你介绍一个。”

